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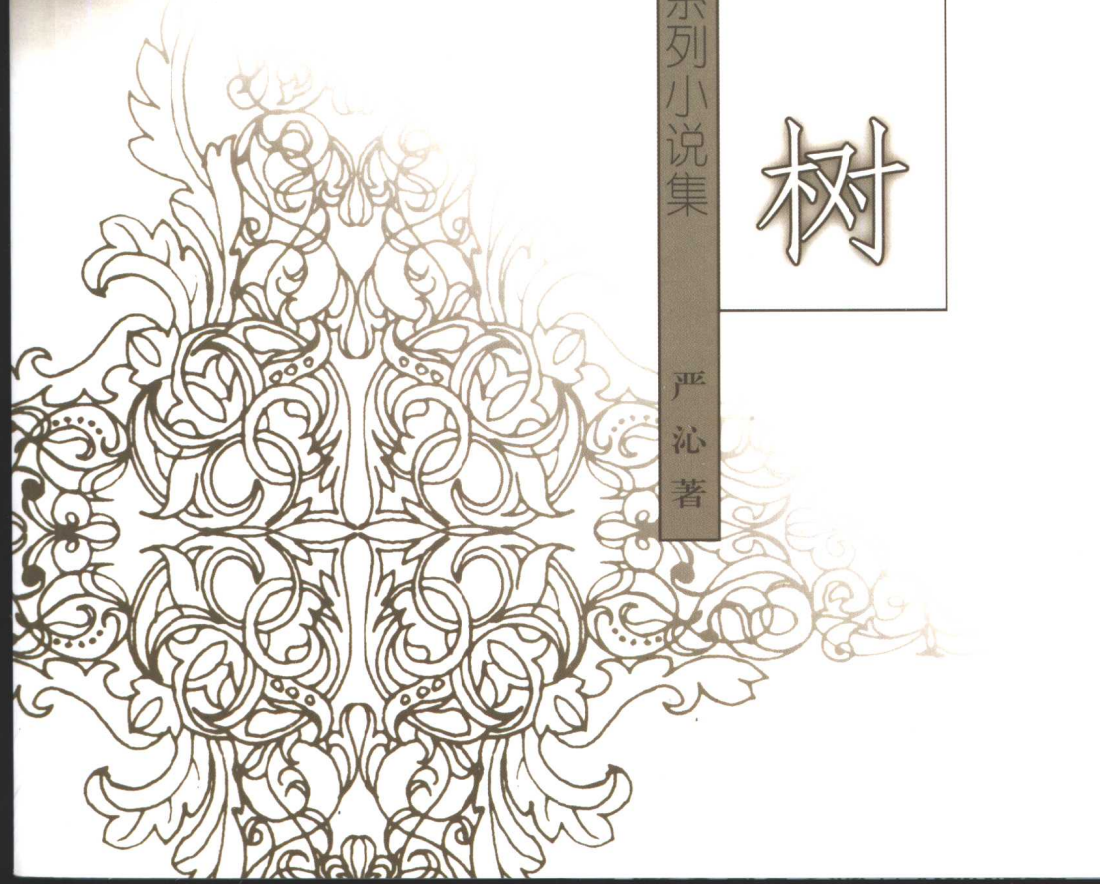
YanqinXilieXiaoshuoJi

柠檬树

严沁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严沁系列小说集

严沁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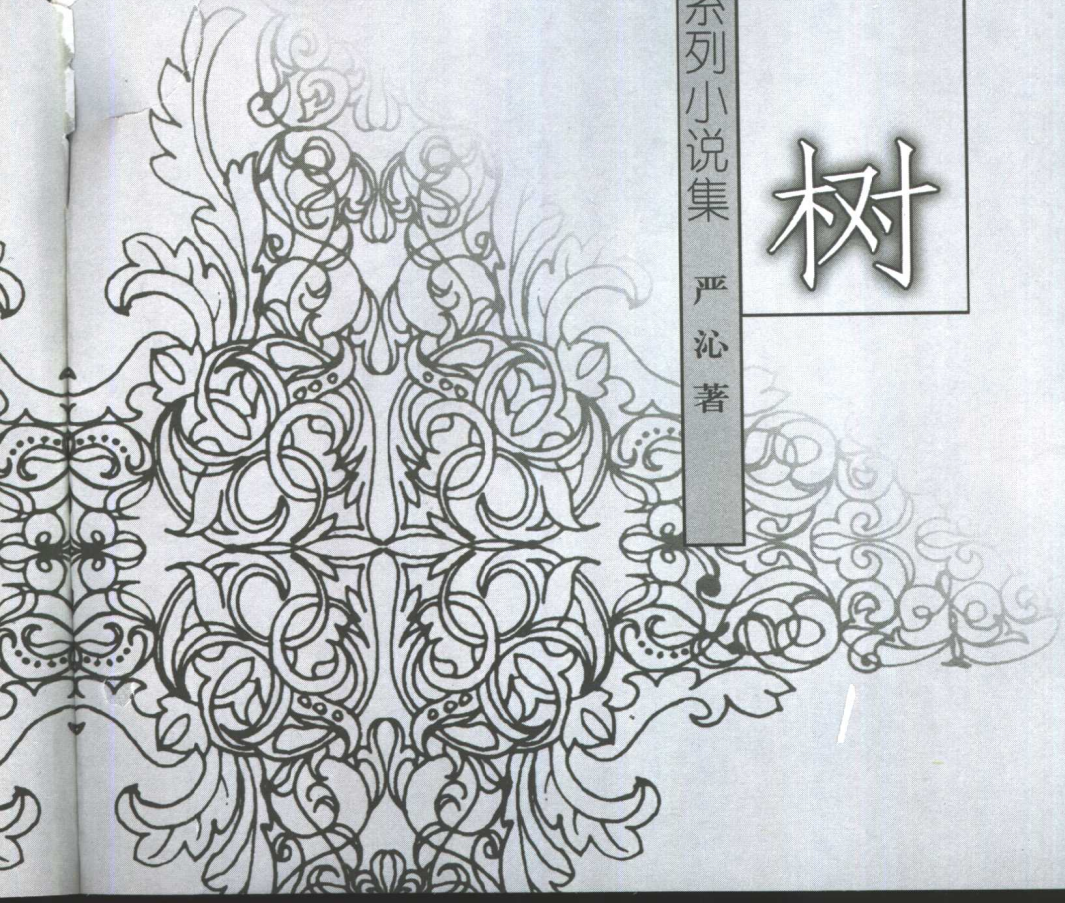


YanqinXilieXiaoshuoJi

柠檬树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严沁系列小说集 严沁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柠檬树 / 严沁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4. 1

(严沁系列小说集)

ISBN 7-5059-4335-9

I. 柠… II. 严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8444 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

图字: 01-1999-0700 号

书 名	柠檬树——严沁系列小说集
作 者	严沁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吴若竹
责任校对	继 国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天津新华印刷一厂
开 本	880 × 1230 1/32
字 数	270 千字
印 张	10.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8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4335-9/1·3379
定 价	20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Yanqin Xilie Xiaoshuo Ji

严沁——

备受海内外华人爱戴的知名作家，

著有百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。

她写情：爱情、亲情、友情，

以至种种世间情。

作品散发着她触感而生的

情爱芬芳，

教万千华人读者尽陶醉于她小说的

爱情世界。

责任编辑 吴若竹

封面设计 赵小贤

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|
| 3 | 柠檬树 |
| 197 | 世间情 |



柠 檬 树





第一章 电梯初遇

时钟刚踏正五点，陈治邦已抓起车匙，飞一般冲出写字楼，一边还和同事们喊着“拜拜”。奔到走廊的一半，电梯的门已开，为赶时间，他扬声大叫：“请等一等，等我——”

电梯门没关上，里面的女孩子用手按在“开门”的键上。她帮了他的忙。

“谢谢。”治邦感激地看那女孩一眼。

他有点意外，好清纯干净又秀气的一张脸，没有化妆品的污染，连唇膏都没有。

女孩子淡淡一笑，不以为意。治邦下意识地又看她一眼，这么高，起码有五呎六吋，苗条、长腿，是标准的香港小姐身型。只可惜眼中有丝傲气，欠可亲。

电梯门开，治邦抢着出去，没办法，当值的时间到了，他是辅警。

当他换上警察制服在街上巡更时，他已把电梯里那标致的女孩子忘了。

辅警，是他正职之外的义工。他在一间会计师楼工作，目的是拿经验，最终的目的是自己开业。他在美国加州大学毕业那年，已经顺利地考到会计师执照。

高高的他有运动员的身型，从小爱游泳、打篮球的他发育得非常好。打篮球找伴不容易，所以最近已改打网球。他是个好看的男人，好看在正派、健康和开朗，尤其是他那对眼睛，总带着丝顽皮的狡黠，随时随地想捉狭人似的。

这一更巡得无风无浪，连小事也没遇上。回警署更衣后，他



便开车回家。

他住在跑马地一个半新不旧的单元里，楼顶很高，视野极好，可以俯瞰整个马场。单元约一千呎左右，他一个人住，布置得简单明朗，很像他的人，令人感到舒服。

冲凉后，他穿着运动装在阳台喝啤酒。

厨房里有钟点工人为他预备好的晚餐，他不想吃，只愿享受一阵闲情逸致。

电话铃响起。“阿邦，怎么不回来晚餐？”是母亲的声音。

“陈太，我答应过你吗？”治邦顽皮地回答。“今日轮到我当值，忘了。”

“就是这么没脑筋，该找个女朋友来管管你，”母亲透露一点心意，“吃过东西了吗？”

“现在就去吃，我才回来。”治邦说。

“不要只喝啤酒，喝啤酒不会长肉。”

“我要长那么多肉做什么？”他抗议地怪叫。“你要我变大胖子？”

“定国有没有消息？”定国是他在美国读书的弟弟。

“没有哦，有什么事？”

“他比你更没心肝，已一星期没消息了，打电话也找不到他。”母亲埋怨。

“可能功课忙，等会儿我找他，替你教训他一顿。”他很会讨好卖乖。

“叫他打电话给我，三两天总要打一个来，免得我担心。”

“得令。”

“明晚下班回来，”母亲说：“让我见见你。”

“一定。”他笑起来。“你好像在对男朋友说话，妈咪。”

“没大没小，口没遮拦，”母亲被惹笑，“明天我等你。”

回到厨房里，他把食物放进微波炉，弄热了就吃，甚至没注意吃的是什么东西。对生活细节他并不在意，相当大而化之，粗枝大叶。对工作却认真，是有理想肯上进的那种人。晚餐后，他



看了一阵报纸便休息。

生活正常，习惯良好，他绝对是现代已濒临绝种的那种人。

翌日早晨，他回到公司，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。他工作的公司是位列香港前五名的会计师楼，老板已是上流社会的名人，每天只来办公两小时，看看文件，把工作交给属下的年轻会计师做，非常写意。

治邦想，如果以后他有自己的公司，也名成利就后绝不学老板；他爱工作，更享受忙碌工作带来的乐趣，他会工作到老，到做不动为止。

电话铃响，他已猜到是谁。“阿杰，该是你报到的时候了。”他愉快地说。

丁伟杰是他中学到大学的同学、好朋友，在美国大学时同校，而且同系，伟杰也学会计。现在已拥有一间会计师楼。

“中午吃饭？或下班打球？”伟杰问。

“两样都不行，今天极忙，下班后太后有召，只能打道回府。”

“扫兴。明天呢？”

“明天事明天说，”治邦笑，“这么闷，是不是想谈恋爱了？”

“恋爱想谈就能谈吗？要时间对，对手对，心情对，少一样都不行。”

“不要这么挑剔，有花堪折当须折。”

“你呢？你难道不挑剔？”

“我不同。我不闷，而且毫无心理准备。更不想找个女孩子来跟我讲条件、数身家，香港女孩太现实功利。”

“还记着加州那朵太阳花？”伟杰打趣。

“从来没有一朵太阳花，是你硬替我配的，”治邦说，“我挑剔外还讲感觉。”

“慢慢找你的感觉吧。看来我该另外找个伴才行。”伟杰挂线。

既然答应了母亲回家就要准时，他还预备买束花讨她欢喜。



五点钟一到，他又以冲锋陷阵的姿态奔向电梯。电梯门开，这么巧里面站着的又是昨日那高挑秀气又斯文的女孩。

“嗨！”治邦很自然地打招呼。

他感觉对方已是个朋友，一次生两次熟嘛！但那女孩只动一下嘴角，没有出声。治邦微微一楞，把下面“你好吗？”那三个字自动打住，意识到其实他们并非朋友。

落到楼下，电梯外的世界海阔天空，他们分道扬镳，各行各路。原是萍水相逢，谁知以后还有机会再见否？

治邦父母的家是浅水湾一幢独立的花园洋房，楼龄很长，但保养得十分好。花工替他开铁闸，迎他入内。对这幢从出生就住在里面的洋房他十分熟悉，他的整个成长期都在这儿度过。父母都在大厅里等着他。

“陈先生，陈太太。”他招呼着。他总是这样顽皮地称呼父母。

望着出色的儿子，父母脸上都是笑意。

“花，你的。”他吻了吻母亲的面颊。治邦又拥抱父亲，亲情洋溢。

“树上的鸟儿都会被你的甜嘴哄下来。”母亲似责备却称赞地说。

“我有老爸的优良遗传，”治邦对父亲眨眨眼。“等会儿陪你游泳？”

“不了，”父亲舒服地靠在沙发上，“中午回来已游了一小时。”

“公司不忙？”治邦问。

“忙。什么时候你肯来帮我？”打蛇随棍上，父亲望着他。

“电子厂非我兴趣，也做不来，”治邦老老实实回答，“惟一能帮到你的是替公司工厂做账，接班人你找定国吧！”

“我还没老朽，不用这么快找接班人，”父亲十分风趣。他是那种一看就知道是出身自好家庭，受过好教育的男人，虽已五十多岁，看起来却相当年轻，与治邦可称兄弟弟。



工人来请他们吃晚饭，父母子三个快乐、融洽、温馨地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。

然后，治邦又回到跑马地自己的家。

张嘉芙下了课匆匆驾着哥哥送她的二手日本车赶去律师楼。她这港大法律系四年级的学生很幸运地在一间律师楼里找到一份 Part time 工作，跟着一位大律师学习。她知道这机会难得，所以工作得十分卖力，早到晚退，万苦不辞。大律师莫家镇已答应她，当她毕业后会请她当正式职员，当他的助手，她非常高兴。嘉芙知道很多人羡慕她，她也自傲自勉，必须加倍努力，才不负莫家镇的期望。

比预定的时间早二十分钟赶到办公室，嘉芙为自己倒杯水，喝完立刻开工。她在想，如果也能如前两天般五点钟就离开，是否会在电梯内再遇到那个男人？

她在十二楼工作，那男人在十楼，比她低两层。以前从没有见过他，他在前天像突然间从地里冒出来，吓了她一跳。

不知那男人是什么样子，她没正眼看过，只觉得他仿佛很高、很运动型。

她只是这么想想，随后就忘了，她把全副精力投入工作中。

嘉芙的工作并不复杂，只要替莫家镇整理档案，查一查他需要的法律条文，替他标明出处。有时候他也带她上庭，这是偶尔的情形。她喜欢律师这份工作，觉得很有挑战性。

律师这行业，在报章、杂志、小说、电影中给人的印象是：律师是正邪不分，为替当事人打赢官司不惜颠倒是非，违背事实，甚至双手遮天的。她很不以为然，她对自己发誓将来必做一个正义的、公道的、能辨是非的好律师，至少——嘿！师承包青天。

她天真地想着，做一个现代侠士，持剑卫道，行侠仗义。

她的内心就是这样，和她的外形很不相似。她外表看来斯文秀气，除了眼中的那一抹“倔”，她知道自己还有一身硬朗傲骨。在古代，她必是一个女侠，她相信。



莫家镇带着助手匆匆从门口离开，看样子是赶去法院出庭。家镇是她的偶像，正义正直正派，是现代少见的好男人。他的太太王宁儿何其幸运能得夫如此？家镇除了工作出色之外更一表人才，八卦周刊说他是最有型的律师。

五点钟前，她已做完工作，怀着一颗好奇的心如前两天般踏进电梯。电梯经过十楼并没有停，今天没遇到他。人就是这样，只差百分之一秒的时间、两人可能就各自天涯了。她没有失望，只是好奇心消失了。

那男人与她半丝关系也没有，遇不遇得到只是件有趣的事，她不会放在心上。

她还未踏入家门，已在大门外的走廊闻到母亲煮晚饭的菜香，还有她最爱吃的西洋菜猪肉汤。

“妈——我回来了。”她扬声叫着。

从房里出来的是比她年长六岁的哥哥张嘉麒，伊利沙伯医院的见习医生。

“阿芙，总改不了怪叫鬼叫的习惯。”嘉麒摸摸她头发，十分爱惜妹妹。

“咦？今天不用当班？”她仰望比她高大半个头，有六呎一时的哥哥。

“不当班，但 on call，电话一来，比催命符更厉害。”嘉麒也长得斯文清秀，却有一股很浓的男子气概。兄妹俩都是出色人儿。

“祝你好运。”嘉芙径自往卧室走。“我先换衣服再出来吃饭。”

母亲林志男把炒好的菜端出饭厅，她是个看来颇有男儿风范的中年女人，嘉芙、嘉麒都不大像她。她是个中学教师兼训导主任。

“阿芙回来了吧？”母亲看儿子一眼。“叫她帮我开饭。”

“她换衣服，我来帮你。”嘉麒已走进厨房。

小小一个九百呎左右的房子住着关系极好、极亲密的三人，



母慈子女孝，和乐温馨，是现代社会的典范。

嘉芙换好衣服出来，饭已开在桌上。三个人有谈有笑，有商有量地共进晚餐，大家分享分担工作上的忧喜，也有默契地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明天。

“阿芙越来越高，再高下去就像一棵瘦瘦长长的椰子树。”嘉麒笑。

“嗯——不做椰子树，椰壳好丑，我做柠檬树。”嘉芙摇头。

“柠檬树是什么样子的？你见过？”母亲故意地问，逗弄着可爱的小女儿。

“柠檬树不丑？”嘉麒装出不以为然状。

“没有见过，想来——会比较美丽，而且味道清新、芬芳。”她笑。

“柠檬那么酸，树一定也满是酸气。”嘉麒盯着妹妹。“阿芙是柠檬树，酸，醋，哈！将来必是个醋娘子。”

“说到哪里去了，”她大大不依。“你们俩联合欺侮我。”

“欢迎你随时找个伙伴来反攻我们。”嘉麒喜欢看她的撒娇模样。

“说真的，有没有看得上眼的男孩子？”母亲转开话题。

“看得上眼的？绝种了，”她怪叫，“现代男人自以为是，小气、花心，没肩膀，不负责，惟利是图，无情绝义，还——”

“够了够了，阿芙，在你嘴里，男人还能活得下去吗？”嘉麒打断她的话。“别灰心失望，别一竿子打一船人，看看你阿哥我，张嘉麒，一等一的好男儿大丈夫，有情有义，有傲骨有理想，勤力上进，肯负责，肯担待，大方，自量，自重——”

“好了！我的儿子只应天上有，地下绝无仅有，老鼠跌落天枰。”母亲大笑。“阿芙偏激，男人还是有好的，慢慢去寻找。”

“寻找？我不浪费时间在些无谓的事上，爱情可有可无，一点也不重要。我事业第一，将来做香港最出名的大律师。”

“女人太有野心很可怕。”嘉麒说。

“我是说理想，不是野心。”



“其实，只要脚踏实地，不论做什么工作，只要能帮助人，有益社会已经够了。”母亲志男说：“人人争做大律师大医生，其他的工作谁来做？”

“所以还是妈咪最伟大，”嘉芙拥着志男，“为人师表，百年树人，传递知识学问的薪火，万世师表。”

“阿芙应该去当政客，死的都会被你说得翻身。”嘉麒大笑。

“别吵了，今天轮到谁洗碗？”志男问。

“我。”嘉芙伸伸舌头。“嘉麒哥哥——”

“不。任你说什么我今夜也不帮你，”嘉麒跳起来跑开，“你总该轮一次。”

“妈咪——好妈咪——”

“好好好，”母亲怜爱地拍拍女儿，“你去做功课，我替你洗。”

“妈咪万岁——最多明天轮到你时我帮你，今夜功课多，又累——”

志男已端着碗碟走进厨房。

“小家伙——”嘉麒故意板起脸来。

“不理你。”她一溜烟逃回卧室。

斯文秀气美丽的脸里包藏着一颗活泼热情善良的心，这就是嘉芙。

日子平静如常地过着，一星期了，嘉芙已完全忘了电梯里巧遇的那个男人。下班时电梯到十楼，门一开，她又意外地看到那张脸——

那张开朗、健康、正派又好看的脸——啊！那个人，他们又遇到了。

“嗨！”治邦很自然地招呼着。他总是亲切友善地对每一个人。

嘉芙下意识地想回应，立刻警觉不妥，虽巧遇三次却仍是陌生人。她保持矜持，只淡淡地点点头，连笑容也不敢露出来。

“你在楼上工作？”治邦指指上面。



她吸一口气，不能那么小家子气，又不是见不得人。于是轻轻点头。幸好电梯已到楼下，解了她的围。治邦第一个冲出去，是，他赶时间，今天又是他辅警当更的日子。

嘉芙没有驾车，在中环找车位真是难如登天，乘地铁最方便。她不预备立刻回家，母亲志男快要过生日，她想选样礼物送她。

嘉芙独自走到商场中，逛了一大圈，但始终找不到合心意的。志男不喜欢那么新潮时髦的，在这什么都讲究“in”的时代，合她意的东西真难找。

看看表，再不回去就太迟了。或者周末再到尖沙咀逛逛，那儿或有多些选择。

走出商场，她听见哨子声猛响，人群乱成一团，有人叫“站住”、“别逃”，有人追。这种兵荒马乱的场合最好避到一边，免得杀错良民，遭无妄之灾。正想退回商场，一个长头发年轻人已奔到她附近，但更快地，一个穿制服的警察飞扑而上，两人滚在地上扭成一团。警察很快占了上风，长发年轻人已被捉到，上了手铐。警察抬起头，嘉芙与他同时呆怔住了。

怎么又是他？她想。

怎么又是她？他也想。

他先展开笑脸，眼中精灵狡黠的光芒一闪，好像个顽皮的大男孩。

她呆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反应。

不久更多的警察赶到，帮治邦把犯人带走。治邦生擒抢匪，当然要回警署写报告，他跟着一大群人离开。他并没有再回头看仍在发呆的嘉芙。

“你们不知道有多惊险，就在我面前啊！”

嘉芙夸张地说给志男和嘉麒听。“那个警察飞扑而上，好勇敢。”

“擒贼是警察的分内事，说不上勇敢。”嘉麒故意逗弄妹妹。

“那个警察好奇怪，白天在我们那幢大厦上班，我已碰到他



好多次，怎么会是警察呢？”

“不是给人家当辅警吧？”志男笑。

“啊——”嘉芙点点头。辅警，那是正式工作之外的义务工作，不是人人肯做的。那男人每天放工时匆匆忙忙，难道就是为了去报到？

肯义务付出的男人已不多，莫名其妙地她对他有些好感。下次再遇到，她应该跟他打招呼，一个正直又勇敢的男人。下次——不知是什么时候呢？

午后，嘉芙从学校赶到律师楼，立刻投入莫家镇交下来的工作中，努力地查着法律条文。这工作虽枯燥，却是个磨练，熟记法律条文后，正式当大律师时工作会方便很多。

“哈啰，”有男人在接待处叫。“我想见莫律师，莫家镇。”

接待员立刻招呼他。嘉芙不经意地抬起头，咦？！又是他？当辅警的那个人。

他没看见她，已随接待员走向莫家镇的办公室。

是个客人吧？嘉芙想。

她继续埋头工作，直到莫家镇的秘书走到她桌子旁边，用手指敲着桌子。

“嘉芙，莫律师请你进去一趟。”

“我？！”嘉芙指指自己，立刻会意，站起来跟她走。

她常常这样，工作投入得忘了一切。

在家镇办公室，她看见了那男人。

“嘉芙，这是陈治邦，我的表弟。”家镇介绍着。“他需要一些法律知识，这些你最熟悉了，你帮帮他，好吗？”

治邦望着她也觉意外，又是那女孩？

“如果做得到的话，没问题。”嘉芙大方地答应。这个未来的大律师，基本的风度、气度都已具备。

只是陈治邦是莫家镇的表弟？嘉芙把治邦带到她工作的小角落。

“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，我会尽力。”她说。